

后汉书

卷八十一

宋宣城太守范子雲傳

晉

晉

晉

晉

晉

晉

晉

晉

晉

晉

晉

晉

晉

晉

劉玄劉盆子列傳第一

晉

晉

晉

晉

晉

晉

晉

晉

晉

晉

晉

晉

晉

晉

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

周易曰族父之子相謂爲族兄弟王紀曰春陵戴侯

熊渠生善悟太子利村生子張納平林何氏女生更始弟爲人所殺聖公結客欲報

之客犯法

被漢書曰昧聖公聚客家有酒請薄微飲賓客醉私言

死

使人持喪歸春陵吏乃出子張聖公因自逃匿王莽末南方饑饉人庶羣入野澤掘兔茈而食之更相侵奪

爾雅曰芳兔茈郭璞曰生下田中苗似龍氣而細根如柏頭黑色可食芳音胡子反唐註續漢書作符營新市人王匡王鳳爲平理諍訟遂推爲渠帥衆數百人於

是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注從之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

離鄉聚謂諸鄉聚離散去城郭遠者大曰鄉小

林山在今荊州當陽縣東北也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地皇二年

工莽年也

荊州牧某史闕名也發奔命二萬人攻之匡等相率迎擊於雲

年也

泥刺殺其騎乘然不敢殺牧也○劉政曰案馬謂

遂攻拔竟陵

縣名屬江夏郡故城

轉擊雲杜安陸安

陸安郡屬江夏郡今安州縣也

多畧婦女還入綠林中至有

五萬餘口州郡不能制三年大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

及其支黨朱鮒張卬等

續漢書印作印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七月匡等進攻隨未能下

隨縣屬南陽郡今隨州縣平林

人陳牧廖湛

廖音力弔反

復聚衆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聖公因往從牧等爲其軍安集掾

欲其安集軍衆

故權以爲官名是時

光武及兄伯升亦起舂陵與諸部合兵而進四年正月破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斬之號聖公爲更

始將軍衆雖多而無所統一諸將遂共議立更始爲天子二月辛巳設壇場於清水上沙中陳兵大會更始卽

爲國三老王匡爲定國上公王鳳成國上公朱鮒大司馬伯升大司徒陳牧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五月伯升

乾隆四年校刊

拔宛六月更始入都宛城盡封宗室及諸將爲列侯者百餘人更始忌伯升威名遂誅之以光祿勳劉賜爲大司徒前鍾武侯劉望起兵畧有汝南時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旣敗於昆陽往歸之八月望遂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偏於天下長安中起兵攻未央宮九月東海人公賓就斬王莽於漸

臺風俗通曰公賓姓也舊大夫公賓東之後漢公之後因氏以爲姓更始遣定國上臺臺太波池中漢也爲水所滿西故以爲名收斂綏傳首詣宛更始時在便坐黃堂收視之喜曰莽不如是當與霍光等寵姬韓夫人笑曰若不如是帝焉得之乎更始悅乃懸莽首於宛城市是月拔洛陽生縛王匡哀

章至皆斬之十月使奮威大將軍劉信擊殺劉望於汝南并誅嚴尤陳茂更始遂北都洛陽以劉賜爲丞相申屠建李松自長安傳送乘輿服御又遣中黃門從官奉迎遷都二年二月更始自洛陽而西初發李松奉引馬

驚奔觸北宮鐵柱門三馬皆死續漢書曰馬禍也時更始立道將士之微初王莽敗唯未央宮被焚而已其餘宮館一無所毀宮女

數千備列後庭自鍾鼓帷帳輿輦器服太倉武庫官府市里不改於舊更始既至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

列庭中更始羞怍俛首到席不敢視作顏色變者也更始初也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各驚

王匡爲比陽王王鳳爲宜城王朱彊爲張東王彊尉大將軍張卬爲淮陽王廷尉大將軍王常爲鄧王執金吾

大將軍廖湛爲豫王申屠建爲平氏王尚書胡殷爲隨王杜天大將軍李通爲西平王西平王本名王通字子房後漢書曰王通字子房漢高祖之少子也豫州刺史郡南也

爲穎陰王尹尊爲鄖王唯朱鲔許曰臣非劉宗不敢干與遂讓不受乃徙鲔爲左大司馬劉賜爲前大司馬使與李軌李通王常等鎮撫關東以李松爲丞相趙萌爲右大司馬共秉內任更始納趙萌女爲夫人有寵遂委

事來乎起抵破書案抵擊趙萌專權威福自己郎吏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劍擊之自是無復敢言萌私忿侍中引下斬之更始赦請不從時李軒朱鲔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暴三輔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多著繡面衣錦袴褶祫諸于罵詈道中禮論諸子見光武紀續漢志曰時智者見之以爲服之列中身之灾也乃奔入邊鄙避之是服奸也其後爲赤眉所殺也

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燭羊胃騎都尉燭羊頭關內侯公羊傳曰案是時多亂軍作騎豫章李淑上書諫曰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行百官有司宜慎其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漢書三公在天爲三台九卿爲地合故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春秋二十七大夫法山陵八十一元士法谷阜各爲帝佐以匡綱紀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

林之歟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宜釐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以匡王國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尚書顯官皆出庸伍資亭長賊捕之用漢法十里一亭亭置一長捕賊掾專捕盜賊也劉政曰主捕賊掾案前書合作敗捕掾而當輔佐綱維之任唯名與

器聖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分興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求之非所不可得也孟子對齊宣王曰臣若有所爲求有所欲猶緣木求魚也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斷而小之則王怒以爲

練木求魚也謂齊宣王曰爲臣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而曰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斷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左傳子產問子皮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充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重乎未嘗操刀而使之割其傷實多也惟割既往謾妄之失思隆周文濟濟之美割絕也許大雅曰濟多士文王以寧

更始怒繫淑詔獄自是關中離心四方怨叛諸將出征各自專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十二月赤眉西入關三年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劉嬰爲天子初望見更始政亂度其必敗謂安陵人弓林等曰前定安公嬰平帝之嗣雖王莽篡奪而嘗爲漢主今皆云劉氏真人當更受命欲共定大功何如林等然之乃於長安求得嬰將至臨涇立之今涇州涇陽縣也農柏接山下與更始將軍蘇茂戰崇北至移鄉移音莫老反字林云毒草也因以爲地名續漢志弘農有移鄉東觀記曰徐宣樊崇等入至弘農城縣也以此而言其移蓋在今陝州涇陽縣之間松等大敗棄軍走死者三萬餘人時王匡張卬守河東爲鄧禹所破還奔長安印與諸將議曰赤眉近在鄭華陰間旦暮且至今獨有長安見滅不久不如勒兵掠

城中以自富轉攻所在東歸南陽收宛王等兵事若不集復入湖池中爲盜耳申屠建廖湛等皆以爲然共入  
反賴漢志曰新豐有鴻門亭微城即此也張卬廖湛胡殷申屠建等與御史大夫隗器合謀欲以立秋日羆臘時共劫更始前書音  
獻以立秋日祭獻王者亦此日出獵用享宗廟冀州北郡以八月朝作飲食爲饗其俗語曰羆臘社伏猶音丑子反臘音婁俱成前計侍中劉能卿知其謀以告之更始託  
病不出召張卬等卬等皆入將悉誅之唯隗器不至更始狐疑使卬等四人且待於外廬卬與湛殷疑有變遂  
突出獨申屠建在更始斬之卬與湛殷遂勒兵掠東西市昏時燒門入戰於宮中更始大敗明日將妻子車騎  
百餘東奔趙萌於新豐更始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卬等同謀乃竝召入牧丹先至卽斬之王匡懼將兵入  
長安與張卬等合李松還從更始與趙萌共攻匡卬於城內連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徙居長信宮  
三輔黃圖曰從洛門至周廟門有長信宮在其中赤眉至高陵匡等迎降之遂共連兵而進更始城守使李松出戰敗死者二千餘人赤眉生得  
松時松弟況爲城門校尉赤眉使使謂之曰開城門活汝兄況卽開門九月赤眉入城更始單騎走從厨城門  
出三輔黃圖曰洛城門王莽改曰建子門則內有長安厨宮名之爲厨城門今長安故城北面之中門是也諸婦女從後連呼曰陛下當下謝城更始卽下拜復  
上馬去初侍中劉恭以赤眉立其弟盆子自繫詔獄聞更始敗乃出步從至高陵止傳舍右輔都尉嚴本  
本或作平恐失更始爲赤眉所誅將兵在外號爲屯衛而實囚之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  
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十月更始遂隨祿肉袒詣長樂宮上璽綬於盆子赤眉坐更始置  
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爲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劍欲自刎赤眉帥樊崇  
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爲畏威侯劉恭復馬固請竟得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居劉恭亦擁護之三輔  
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而張卬等以爲虛謂祿曰今諸營長多欲篡聖公者一旦失之合兵攻公自滅之道也  
於是祿使從兵與更始共牧馬於郊下因令殺殺之劉恭夜往收械其屍光武聞而傷焉詔大司徒鄧禹葬之  
於霸陵有三子求狀貌明年夏求兄弟與母東詣洛陽帝封求爲襄邑侯奉更始祀飲爲殺執仗禮爲壽光侯  
求後徙封咸陽侯求卒子遵嗣復徙封灌澤侯

徒巡卒子姚嗣

論曰周武王觀兵孟津退而還師以爲紂未可伐斯時有未至者也史記曰武王卽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後左右王師東觀兵孟津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對可伐矣武王曰不可乃還師漢起驅輕黠烏合之衆輕黠謂輕致烏合也如烏鳥之羣合也不當天下萬分之一而旌旗之所撝及據與同書文之所通被莫不折戈頓頸爭受職命非唯漢人餘思因亦幾運之會也夫爲權首鮮或不及左傳曰無始禍前書曰陳項且猶未與况庸庸者乎無爲權首將受其咎

劉盆子傳

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式縣名中興縣廢

高帝孫朱盧侯也

祖父憲元帝時封爲式侯父萌嗣王莽篡位國

除因爲式人焉天鳳元年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爲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

海曲縣名故城在密州昌邑縣東續漢書曰呂母子名育爲游徼犯罪

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貲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

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

不道枉殺吾子欲爲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壯其意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相聚得

數十百人東觀記曰賣客徐次子等自號猛虎揚音於責反力可擔虎言其勇也今爲猛字擔與猛相類也

因與呂母入海中招合亡命衆至數千呂母自稱

東觀記曰樊崇字細君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爲宰請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爲宰所殺殺人當死又可請乎

遂斬之以其首祭子冢復還海中後數歲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

東觀記曰樊崇字細君

衆百餘人轉入太山自號三老

時青徐大饑寇賊蜂起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逢安

○劉敘曰案逢字從斧音麗

○劉敘曰案逢字從斧音麗

傳內皆誤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東觀記曰蓬音麗安字少子東莞人也徐宣字驕舜謝祿字子奇皆東海臨沂人也

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

王莽改北海殺萬餘人遂北入益縣曰探湯

不能下轉掠至姑幕姑幕縣名故城在今密州莒縣東北古薄姑氏之國

因擊王莽探湯侯田況大破之

王莽改北海殺萬餘人遂北入南城山因以爲名也初崇等以困窮爲寇無攻城徇地之計衆既寢盛乃

相與爲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以言辭爲約束無文書旌旗部曲號令其中最尊者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吏

況相稱曰臣人○劉敘曰案三老從事卒吏皆是漢小吏名或鄉官也赤眉之起不知自名官府取耳目所熟

況者爲稱呼故有此號後人不曉誤以史爲吏字卒吏絕無義理當改爲卒史又按前書言盜賊

皇稱巨人今此爲臣人亦誤也當作巨

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太師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

由是號曰赤眉赤眉遂大破丹匡軍殺萬餘人追至無鹽

無鹽縣名故城在今聊州須昌縣東

廉丹戰死王匡走崇又引其兵十

餘萬復還圍莒數月或說崇曰莒父母之國奈何攻之乃解去時呂母病死其衆分入赤眉青犢銅馬中赤眉

遂寇東海與王莽沂平大尹

王莽改東海郡曰沂平以郡守爲大尹

戰敗死者數千人乃引去掠楚沛汝南潁川還入陳留攻拔

魯城轉至濮陽會更始都洛陽遣使降崇崇等聞漢室復興卽留其兵自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降

更始皆封爲列侯崇等旣未有國邑而留衆稍有離叛乃遂亡歸其營將兵入潁川分其衆爲二部崇與逢安

爲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爲一部崇安攻拔長社南擊宛斬縣令而宣祿等亦拔陽翟引之梁

今汝州梁縣也

擊殺河南

太守赤眉衆雖數戰勝而疲敝厭兵

厭

皆曰夜愁泣思欲東歸崇等計議慮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更始

二年冬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

武關在今商州上洛縣東河圖括地象曰武關山爲地門上爲天齊星前書曰陸渾縣有關在今洛州伊闕縣西南

兩道俱入三年

正月俱至弘農與更始諸將連戰剋勝衆遂大集乃分萬人爲一營凡三十營置三老從事各一人進至華

陰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

以共定諸呂安社稷故郡國多爲立祠焉

金子承其後故軍中祠之

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爲縣

官何故爲賊

縣宮謂

天子也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時方望弟陽怨更始殺其兄乃逆說崇等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於此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爲羣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

以此號令誰敢不服崇等以爲然而巫言益甚前及鄭

今華州縣

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如此當求劉氏

共尊立之六月遂立盆子爲帝自號建世元年初赤眉過式掠盆子及二兄恭茂皆在軍中恭少習尚書畧通

大義及隨崇等降更始卽封爲式侯以明經數言事拜侍中從更始在長安盆子與茂留軍中屬右校卒吏○

史記上案史當爲劉俠卿主駕牧牛號曰牛吏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者得七十餘人唯盆子與茂及前

西安侯劉孝最爲近屬崇等議曰聞古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爲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笥中

札函

遂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陛下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乃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卽齧折

棄之復還依俠卿俠卿爲制絳單衣半頭赤幘

曉中所以覆面也

漢書曰童子輒無屋

示未成人也

半頭幘

亦名童伸

解繢露日以赤統者

幘

尚赤冠子承漢絕故用赤也

東宮私制

自古有

空頭幘

一枚卽半頭幘之製也

直基履

其文以爲飾也

制

乘軒車大馬赤屏泥

曲屏泥於軒前絳襦

絡

縕

帷也

車上施帷以屏蔽者文絡之以爲飾

也

續漢志曰王公列侯安車加文絡無垂也

而猶從牧兒邀崇雖起勇力而爲衆所宗然不知書數徐宣故

曉中所以覆面也

漢書曰童子輒無屋

示未成人也

半頭幘亦名童伸

解繢露日以赤統者

幘

尚赤冠子承漢絕故用赤也

東宮私制自古有

空頭幘一枚卽半頭幘之製也

直基履其文以爲飾也

制乘軒車大馬赤屏泥曲屏泥於軒前絳襦絡縕帷也車上施帷以屏蔽者文絡之以爲飾也

縣獄吏能通易經遂共推宣爲丞相崇御史大夫達安左大司馬謝祿右大司馬自楊音以下皆爲列卿軍及

三輔黃圖曰直平門長安城東西北

南第一門也其外郭門名東都門

入長安城更始來降盆子居

南第一門也其外郭門名東都門

入長安城更始來降盆子居

長樂宮諸將日會論功爭言讙呼譖諛也譖音火完反拔劍擊柱不能相一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

剽劫

又數虜暴吏民百姓保壁由是皆復固守至曠日崇等乃設樂大會盆子坐正殿中黃門持兵在後公卿皆

列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謁欲賀

古者記事書於簡冊誤者

其餘不知書者起往請之

請其書已名也

各各屯聚更相背向大司農楊音按劍罵曰諸卿皆老傭也今日設君臣之禮反更殺亂

殺亦亂也

兒戲尚不如此

皆可格殺相拒而殺之曰格更相辯鬪而兵衆遂各踰宮斬闕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諸葛穉聞之勒兵入格殺百

古者記事書於簡冊誤者

其餘不知書者起往請之

請其書已名也

餘人乃定盆子惶恐日夜啼泣獨與中黃門共臥起唯得上觀閣而不聞外事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

自更始敗後幽閉殿內掘庭中蘆菔根

爾雅曰葵蘆菔音步北反蘆字或作荀

捕池魚而食之死者因相埋於宮中有故祠甘泉

甘泉宮有祭祠之所樂人謂掌祭天之樂者也

見盆子叩頭言飢盆子使中黃門稟之米人數斗後盆

子去皆餓死不出劉恭見赤眉衆亂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禍密教盆子歸璽綬習爲辭讓之言建武二年正

月朔崇等大會劉恭先曰諸君共立恭弟爲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有亂日甚誠不足以相成恐死而無所益

願得退爲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復固請或曰此寧式侯事邪

劉恭爲式侯

言衆立天子

非恭

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爲賊如故吏人貢獻輒見剽劫流聞四方莫不

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

葬也

誠冀諸君肯哀

憐之耳因涕泣噓唏

與崇等及會者數百人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自今已後不

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

長安市里且滿得二十餘日赤眉貪財物復出大掠城中糧食盡遂收載珍寶因大縱火燒宮室引兵而西過祠南郊車甲兵馬最爲猛盛衆號百萬盆子乘王車駕三馬

續漢志曰王車朱班輪

青蓋左右駢屬三馬

從數百騎乃自南山轉掠

城邑與更始將軍嚴春戰於郿破春殺之遂入安定北地至陽城番須中逢大雪坑谷皆溝士多凍死乃復還

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汙辱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

漢儀注曰自腰以下以玉爲札長尺廣二寸半爲匣下至足纏以黃金襍謂之匣也

故赤眉得多行姦穢大司徒鄧禹時在長安遣兵擊之於郁夷

郁夷縣屬右扶風也

反爲所敗禹乃出之雲陽九月赤眉復入長安止桂宮

長安記曰桂宮在中央宮北亦曰北宮

時漢中賊延岑出散關屯杜陵逢安將十餘萬人擊之鄧禹以逢

安精兵在外唯盆子與羸弱居城中乃自往攻之會謝祿救至夜戰橐街中

三輔舊事曰長安城中有橐街禹兵敗走延岑及

更始將軍李寶合兵數萬人與逢安戰於杜陵岑等大敗死者萬餘人寶遂降安而延岑收散卒走寶乃密使

人謂岑曰子努力還戰吾當於內反之表裏合勢可大破也岑卽還挑戰安等空營擊之寶從後悉拔赤眉旌

幟更立已幡旗安等戰疲還營見旗幟皆白大驚亂走自投川谷死者十餘萬逢安與數千人脫歸長安時三

輔大飢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人往往聚爲營保各堅守不下赤眉虜掠無所得十二月乃引而東歸

衆尚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光武乃遣破虜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分爲二道以要其

還路勅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明年正月鄧禹自河北度擊赤

眉於湖

湖縣故城在今虢州湖城縣西南禹

復敗走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於崤底

即崤坂也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

帝聞

乃自將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爲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

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內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尺

寶劍及玉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

宜陽縣故城在今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峰對舉狀同熊耳在宜陽西也

令縣厨賜食衆積困餒十餘萬人皆得飽飫明日大陳兵馬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

死不對曰罪當應死猶幸上憐放之耳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蚩者

稚名也又謂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

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

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  
儒中佼佼者也說文曰錚錚全也鐵之錚錚之屬有劍佩也學者初辦反復尚古所反復好貌也詩曰佼人佼兮今相傳云百謂好反言波後者凡鑄之人稱爲勝地又曰諸卿大爲無道所過皆夷滅老弱溺社稷汚井窟音奴然猶有三善攻破城邑○劉政曰案文當云攻城破邑周徧天下本故妻婦無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自以爲功諸卿獨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乃令各與妻子居洛陽賜宅人一區田二頃其夏樊崇逢安謀反誅死楊音在長安時遇趙王良有恩賜爵關內侯與徐宣俱歸鄉里卒於家劉恭爲更始報殺謝祿自繫獄赦不誅帝憐益子賞賜甚厚以爲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榮陽均輸官地以爲列肆均輸官名屬司農肆市列也桓寬鹽鐵論云郡國諸侯各以其方物貢輸往來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國置輸官以相糴運故曰均輸使食其稅終身

賛曰聖公靡聞假我風雲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假借也言聖公初起無所開闢借我中興風雲之便始順歸歷終然崩分赤眉阻亂阻特益子探符雖盜皇器皇器猶神器謂天位也乃食均輸

### 後漢書卷四十一

#### 後漢書卷四十一 考證

劉聖公傳共攻離鄉聚注離鄉聚謂諸鄉聚離散去城郭遠者大曰鄉小曰聚○臣承著按離鄉乃聚名若南陽之夕陽聚南郡之藍口聚丹陽聚皆是也郡圖志於南新市侯國下注按本傳有離鄉聚綠林則離鄉聚與綠林均爲地名可知章懷注非



後漢書卷四十二

宋宣城太守

懷子賢注

范曄撰

注

王劉張李彭盧列傳第二

王昌傳

王昌一名郎趙國邯鄲人也素爲卜相工明星歷常以爲河北有天子氣時趙繆王子林景帝七代孫也好奇數術任俠於趙魏間多通豪猾而郎與之親善初王莽篡位長安中或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王莽傳曰時男子趙飛鷹也僞易它人子以故得全東觀記曰宮婢生子輿年十二○劉放曰案上下文皆與同時卽易之也天命與俱至蜀十七到丹陽丹陽楚所封地在今歸州秭歸縣東也言子輿此少一子字識命者郎中李曼卿藏命謂知也二十還長安展轉中山來往燕趙以須天時須待林等愈勤疑惑乃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通謀規共立郎會人間傳赤眉將度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輿以觀衆心百姓多信之更始元年十二月林等遂率車騎數百辰入邯鄲城止於王宮故趙王之宮也立郎爲天子林爲丞相李育爲大司馬張參爲大將軍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倣州郡曰制詔部刺史郡太守曰○劉放曰案文有日字皆史臣所加謂不自言日也朕孝成皇帝子子輿者也昔遭趙氏之禍因以王莽篡殺賴知命者將護朕躬東觀記曰知難公解形河濱削迹趙魏解形猶脫身也王莽竊位獲罪於天天命佑漢故使東郡太守翟義嚴鄉侯劉信擁兵征討出入胡漢普天率土知朕隱在人間南嶽諸劉爲其先驅聖公光武本自舂陵北徙故春天子所在行在所疑刺史二千石皆聖公所置未覩朕之沈滯或不識去就強者負力負恃弱者惶惑今元元創痍已過半矣痍傷朕甚悼焉故遣使者班下詔書郎以百姓思漢既多言翟義不死故詐稱之以從人望於是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從風而靡斯以今月壬辰卽位趙宮休氣熏蒸應時獲雨蓋聞爲國子之裏父古今不易劉聖公未知朕故且持帝號諸興義兵咸以助朕皆當裂土享祚子孫已詔聖公及翟太守亟與功臣詣行在所行在所天子所在

明年光武自薦得郎檄南走信都

定趣也  
子豆反

音

發兵徇旁縣遂攻柏人不下議者以爲守柏人不如定鉅鹿光武

乃引兵東北圍鉅鹿郎太守王饒據城數十日連攻不克耿純說曰久守王饒士衆疲敝不如及大兵精銳進

攻邯鄲若王郎已誅王饒不戰自服矣光武善其計乃留將軍鄧滿

續漢書  
滿作蒲

守鉅鹿而進軍邯鄲屯其郭北門

郎數出戰不利乃使其諫議大夫杜威持節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體光武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

況詐子與者乎威請求萬戶侯光武曰願得全身可矣

願猶念也

威曰邯鄲雖鄙并力固守尚曠日月終不君臣相

率但全身而已遂辭而去因急攻之二十餘日郎少傅李立爲反開門內漢兵遂拔邯鄲郎夜亡走道死追

斬之

### 劉永傳

劉永者梁郡睢陽人梁孝王八世孫也傳國至父立元始中立與平帝外家衛氏交通

衛氏平帝母家也  
中山衛子豪之女

莽所誅更始即位永先詣洛陽紹封爲梁王都睢陽永聞更始政亂遂據國起兵以弟防爲輔國大將軍防弟

少公御史大夫封魯王遂招諸豪傑沛人周建等並署爲將帥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凡得二十八城

又遣使拜西防賊帥山陽佼彊爲橫行將軍

酒附縣名故城在今宋  
軍父縣北校音大

是時東海人董憲起兵據其郡而張步亦

定齊地永遣使拜憲翼漢大將軍步輔漢大將軍與共連兵遂專據東方及更始敗永自稱天子建武二年夏

光武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等伐永初陳留人蘇茂爲更始討難將軍與朱鮑等守洛陽鮑既降漢茂亦歸命光

武因使茂與蓋延俱攻永軍中不相能茂遂反殺淮陽太守掠得數縣據廣樂而臣於永永以茂爲大司馬淮

陽王蓋延遂圍睢陽數月拔之永將家屬走虞

虞縣名屬梁國故城  
在今宋州虞城縣

虞人反殺其母及妻子永與麾下數十人

奔譙蘇茂佼彊周建合軍救永爲蓋延所敗茂奔還廣樂彊建從永走保湖陵三年春永遣使立張步爲齊王

董憲爲海西王於是遣大司馬吳漢等圍蘇茂於廣樂周建率眾救茂茂建戰敗棄城復還湖陵而睢陽人反

城迎永

反音

吳漢與蓋延等合軍圍之城中食盡永與茂建走鄧

今亳州鄧縣  
鄧音在何反

諸將追急永將慶吾斬永首降

封吾爲列侯蘇茂周建奔垂惠共立永子紂爲梁王佼彊還保西防四年秋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圍

紹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救之紹建亦出兵與武等戰不克而建兄子誦反閉城門拒之建茂紹等皆走建於道死茂奔下邳與董憲合紂奔佼彊五年遣驃騎大將軍杜茂攻佼彊於西防彊與劉紹奔董憲時平狄將軍龐萌反叛遂襲破蓋延引兵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

桃鄉故城在今兗州莫丘縣西北也

### 龐萌傳

龐萌山陽人初亡命在下江兵中更始立以爲冀州牧將兵屬尚書令謝躬共破王郎及躬敗萌乃歸降光武卽位以爲侍中萌爲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嘗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解見明紀龐萌是也拜爲平狄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譖已自疑遂反帝聞之大怒乃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憲聞帝自討龐萌乃與劉紹蘇茂佼彊去下邳還蘭陵使茂彊助萌合兵三萬急圍桃城帝時辛蒙聞之乃留輜重自將輕騎三千步卒數萬晨夜馳赴師次任城去桃鄉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賊亦勒兵挑戰帝不聽乃休士養銳以挫其鋒城中聞車駕至衆心益固時吳漢等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乃悉兵攻城二十餘日衆疲困而不能下及吳漢與諸將到乃率衆軍進桃城而帝親自搏戰大破之萌茂彊夜棄輜重逃奔董憲乃與劉紹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自將銳卒拒新陽

新陽縣屬東海郡

帝先遣吳漢擊破之憲走還昌慮漢進守之憲恐乃招誘五校餘賊步騎數千人屯

建陽去昌慮三十里

建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沂縣北丞音時謚反

帝至蕃蕃音皮又音婆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

食當退勅各堅壁以待其敝頃之五校糧盡果引去

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復大破之

衆皆奔散遣吳漢追

擊之佼彊將其衆降蘇茂奔張步憲及龐萌走入繪山

繪山名故城在今沂州丞縣東北繪山即其縣之山也

數日吏士聞憲尚在復往

往相聚得數百騎迎憲入郯城吳漢等復攻拔郯城

郯名屬東海郡今海州朐山縣西有故廟

劉紹不知所歸軍士高冠斬其首降梁地悉平吳漢進圍朐明年城中穀盡憲萌潛出襲取贛榆

贛榆縣名今海州東海縣

也琅邪太守陳俊攻之憲萌走澤中會吳漢下朐城進盡獲其妻子

文多一進字憲乃流涕謝其將士曰妻

音貞子皆已得矣

爲吳漢所得也

嗟乎久苦諸卿乃將數十騎夜去欲從間道歸降而吳漢校尉韓湛追斬憲於方與

方與音防

預方與人黔陵亦斬萌皆傳首洛陽封韓湛爲列侯黔陵關內侯

張步傳

張步字文公琅邪不其人也漢兵之起步亦聚衆數千轉攻傍縣下數城自爲五威將軍遂據本郡更始遣魏郡王閻爲琅邪太守步拒之不得進閻爲檄曉喻吏人降得贛榆等六縣收兵數千人與步戰不勝時梁王劉永自以更始所立貪步兵彊承制拜步輔漢大將軍忠節侯督青徐二州使征不從命者步貪其爵號遂受之乃理兵於劇劇縣名在今青州壽光縣南也以弟弘爲衛將軍弘弟藍立武大將軍藍弟壽高密太守遣將徇太山東萊城陽膠東北海濟南齊諸郡皆下之步拓地寔廣寔漸也兵甲日盛王閻懼其衆散乃詣步相見欲誘以義方步大陳兵引閻怒曰步有何過君前見攻之甚乎閻按劍曰太守奉朝命而文公擁兵相距閻攻賊耳何謂甚邪步嘿然良久離席跪謝乃陳樂獻酒待以上賓之禮令閻關掌郡事關通也建武三年光武遣光祿大夫伏隆持節使齊拜步爲東萊太守劉永聞隆至劇乃馳遣立步爲齊王步卽殺隆而受永命是時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及劉永死步等欲立永子紂爲天子自爲定漢公置百官王閻諫曰梁王以奉本朝之故是以山東頗能歸之今尊立其子將疑衆心且齊人多詐汲黯目公孫弘之詞宜且詳之步乃止五年步聞帝將攻之以其將費邑爲濟南王屯歷下冬建威大將軍耿弇破斬費邑進拔臨淄步以弇兵少遠客可一舉而取乃悉將其衆攻弇於臨淄步兵大敗還奔劇帝自幸劇步退保平壽今青州北海縣也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營旣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負憤也再言之者憤帝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茂使使奉其首降步三弟各自繫所在獄皆赦之封步爲安丘侯後與家屬居洛陽王閻亦詣劇降八年夏步將妻子逃奔臨淮與弟弘藍欲招其故衆乘船入海琅邪太守陳俊追擊斬之王閻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哀帝時爲中常侍時倅臣董賢爲大司馬寵愛貴盛閻屢諫忤旨哀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惟憚閻白元后請奪之卽帶劍至宣德後閨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宣德殿宮中門也舉手叱賢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綬以待

禍至邪賢知閼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閼馳上太后朝廷壯之及王莽篡位潛忌閼乃出爲東郡太守閼懼誅常繫藁手內莽敗漢兵起閼獨完全東郡三十餘萬戶歸降更始

### 李憲傳

李憲者潁川許昌人也王莽時爲廬江屬令王莽每郡置屬令職如都尉莽末江賊王州公等起衆十餘萬攻掠郡縣莽以憲爲偏將軍廬江連率擊破州公莽敗憲據郡自守更始元年自稱淮南王建武三年遂自立爲天子置公卿百官擁九城衆十餘萬四年秋光武幸壽春遣揚武將軍馬成等擊憲圍舒<sub>廬江</sub>至六年正月拔之憲亡走其軍士帛意帛姓也宋帛產之見韓非子也追斬憲而降憲妻子皆伏誅封帛意漁浦侯後憲餘黨淳于臨等猶聚衆數千人中濱山攻殺安風令蕭山安豐皆縣名屬廬江郡濱縣故城今壽州也○劉放日案傳作安風注作安豐安風安豐皆是莽名從傳是楊州牧歐陽歎遣兵不能討帝議欲討之廬江人陳衆爲從事白歎請得喻降臨曉<sub>曉其意而降之也</sub>於是乘單車駕白馬往說而降之濱山人共生爲立祠號白馬陳從事云

### 彭寵傳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宏哀帝時爲漁陽太守偉容貌能飲飯飯音扶有威於邊王莽居攝誅不附已者宏與何武鮑宣並遇害寵少爲郡吏地皇中爲大司空士王莽時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元士三人○劉放文不具少置大夫日案王莽傳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士三人此三人一大夫八字從王邑東拒漢軍到洛陽聞同產弟在漢兵中懼誅卽與鄉人吳漢亡至漁陽抵父時吏更始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謂幽并也承制得專拜二千石已下鴻至薊以寵漢並鄉閭故人相見歡甚卽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漢安樂令安樂縣名屬漁陽郡故城在今幽州薊縣西北也及光武鎮慰河北至薊以書招寵寵具牛酒將上謁會王郎詐立傳檄燕趙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衆多疑惑欲從之吳漢說寵從光武語在漢傳會上谷太守耿況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光武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行長史及都尉嚴宣護軍蓋延孤奴令王梁孤奴縣名屬漁陽郡與上谷軍合而南及光武於廣阿光武承制封寵建忠侯賜號大將軍遂圍邯鄲寵轉糧食前後不絕及王郎死光武追銅馬北至薊寵上謁自負其功意望甚高負恃光武接之不能滿以

此懷不平

不能滿其意故心不平也

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前吳漢北發兵時大王遺寵以所服劒又倚以爲

北道主人

寵謂至當迎閣握手交歡並坐今旣不然所以失望浮因曰王莽爲宰衡時甄豐旦夕入謀議時人

語曰夜半客甄長伯

長伯豐字也豐平帝時爲少府王莽篡位時爲更始將軍

及莽篡位後豐意不平卒以誅死光武大笑以爲不至於此

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鹽鐵官寵轉以貿穀

貿易也積珍寶益富彊未浮與寵不相能浮數譖構之建

武二年春詔徵寵寵意浮賣已上疏願與浮俱徵又與吳漢蓋延等書盛言浮枉狀

枉譖已之狀也固求同徵帝不許

益以自疑而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勤無受召寵又與常所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浮莫有勸行者帝遣寵從

弟子后蘭卿喻之寵因留子后蘭卿遂發兵反拜署將帥自將

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分兵徇廣陽上谷右北

平又自以與耿況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使要誘

況況不受輒斬其使秋帝使游擊將軍鄧隆救薊隆軍

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吏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可得相及比若

還若後北軍必敗矣寵果

盛兵臨河以拒隆又別發輕騎三千襲其後大破隆軍

浮遠遂不能救引而去明年春寵遂拔右北平上谷數

縣遣使以美女繪綵賂遺匈奴要結和親單于使左南將軍七八千騎往來爲游兵以助寵又南結張步及富

平獲索諸豪桀皆與交質連衡

文質謂交相爲質也左傳曰交質往來道路無壅前書音義曰以利合日從以威力相脅日橫

遂攻拔薊城自立爲燕王其妻

數惡夢又多見怪變

東觀記曰夢裏祖冠輶踰城堯徒推之又寵堂上聞蛩聲在火鑪下鑿地求之不得也

卜筮及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疑子后

蘭卿質漢歸故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五年春寵齋獨在便室

便坐之室非正室也

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寐

共縛著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僞稱寵命教收縛奴婢各置一處

○劉放日案文多一命字教即勒下之書下文自有命字又以

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

東觀記曰妻入驚曰奴反乃杵其妻頭擊其頰

寵急呼曰趣爲諸將軍辦裝

呼奴爲將軍欲其赦已也

於是兩奴將妻入

取寶物留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我素愛也今爲子密所迫劫耳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

與若小奴意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疋使妻縫兩縫

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也

稽停書成卽斬寵